

普式庚創作集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普式庚創作集

瞿洛夫選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上海光明書局經售

1937

民國廿六年三月廿五月初版

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每册另加郵費五分)

普式庚創作品集

全一冊

• 版權所有 •

編選者

瞿

洛

夫

出版者兼

文

化

學

會

總經售處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普式庚評傳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是俄羅斯大詩人亞歷山大·普式庚逝世的百年紀念。他是在百年前這個日期的前兩天在一場決鬥中受了重傷，而在這個日期溘然辭世的。

在中國的讀者之間，普式庚的名字並沒有像托爾斯泰、杜思托也夫斯基以及許多其他近代俄國作家那樣地博得廣大的認識；可是，就是這位杜思托也夫斯基，也認為普式庚是那在前一世紀繁榮盛茂，并由遼譯而為全世界所認識的整個俄國文學之父。我們認為憾事的，便是在歐洲的有幾個國家中，特別是英國，祇把普式庚當做抒情詩人。這個觀念是絕對錯誤的。實際上，普式庚的創造天才，是那麼地廣大，在俄國文學的一切樣式中——史詩、戲曲、小說、抒情詩——並甚至在文學批評中，他在在都遺下了無限地明暢而深刻，而形式又精美完善的傑作。

還有，我們應該認為普式庚是俄羅斯語言文字的創造者；到現在雖然已過了一百年，俄羅斯的文人學士都還是用這種語言文字說話寫作的。在俄羅斯的詩作家之間，他便是注意於研究那豐饒的民間語言，并把牠的語法和詞句引用到文學中去的第一個人——當時俄羅斯文學是在西歐的影響，尤其是在

法國的影響之下發展着。爲要充分了解這一種對於民間的傾向之大概和重要性起見，我們就應該想到在那一個時代俄羅斯是一個奴隸制度的國家，其農人大衆差不多完全是統治階級即貴族階級的所有物的，普式庚本身也是貴族的後裔，環境使他得到了第一國民詩人這民衆的稱號，受着左右兩派的敬仰。

亞歷山大·普式庚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六月八日在莫斯科誕生於一個式微的貴族家庭中。他的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彼得大帝帶到俄羅斯來的愛諦奧比亞人伊勃拉新（Ibrahim），普式庚血脈中的幾滴非洲的血液，在他的外表以及他的熱烈而有雄心的性格上是那麼強烈地表顯出來，竟成了他的永年的原因之一。

普式庚十五六歲在沙爾斯哥易·賽羅（Tarskoe Selo）的貴族中學肄業時期所寫的那些少年期的作品，引起了當代文學諸大師的注意，如老詩人吉爾牙文（Derjavin）史家加蘭新（Karamzine）和將來沙皇的師傅詩人茹考夫斯基（Zoukovsky）學成之後，庚式庚便進外交部去辦事，可是他不大注意他的職務，却在都城中過度着社交的生活。

然而他却也在一千八百廿年寫出了他的長詩盧思蘭和魯特密拉（約三千行），這是一篇神奇而幻想的作品，其中錯綜着種種不同的影響，而其基礎却是從俄羅斯民間故事中借來的題材，這篇作品，因爲其詩法新鮮而清逸，使他的同時代人都都不勝驚異。這篇不朽的長詩使作者在當代的大師間得到了一個

地位。這位青年的詩人便成爲彼得堡的那些有浪漫主義傾向的文學團體中的一員。同時，在當時流行的自由思想者的影響之下，普式庚寫了幾首含有革命性的大膽的詩，和幾首詠當代要人的精緻而刻薄的諷刺詩。他的詩傳誦於社會間，因而引起了當軸對於他的不滿，當時這位詩人頗有被依法嚴懲的危險，可是在沙皇左右的他的朋友們，加蘭新和茹考夫斯基，却居然替他免了這場大風波。

在一千八百廿年五月間，普式庚被流謫到俄羅斯的南部愛加節里諾斯拉夫（Ekaterineslav）而不得回去。人們給了他一千盧布的旅費。從愛加節里諾斯拉夫，普式庚先到高加索去旅行，其次到克里米去，而終於回到基式奈夫（Kishenev）去就他的任務，然在不久之後，他又到了奧代沙（Odessa）。他在俄羅斯南部一共旅行了四年，印像之千變萬化，風景之美麗，都在普式庚的創造天才中留下了一種異國情調的特徵。他的天才堅固起來，擴大開來，在這一時期除了那成爲俄羅斯文學的珍珠的許多抒情詩之外，普式庚還寫了好幾篇長詩：奧萊格之歌，擬可蘭經，高加索之囚人（一八二一），強盜兄弟（一八二二），巴克齊沙拉伊噴泉（一八二二）。在這一作品，反映着當代世界天才拜輪的影響，充溢着同樣的浪漫主義的情緒，其根蒂即回返自然與自由，在奧代沙，他在一千八百廿三年五月九日的夜間着手於他的長篇詩體小說歐根·奧涅庚，這部作品在七年之後纔寫成，據許多批評家的意見，這是普式庚的傑作和

Opus magnum（偉大的作品）

可是奧代沙的生活和流謫使這位詩人十分困頓。他和南俄當局伏龍曹夫（Verontzoff）伯爵的關係愈來愈壞了。他的朋友的一封信含有自由思想的信落到了偵探的手裏，這就又使朝廷對他不滿了。在一千八百廿四年夏天，一道命令傳到了奧代沙吩咐檢察普式庚，並把他送到泊斯可夫省（Pskov）他雙親的所有地中去，受當地的官長的監視。因此在一千八百廿四年八月中，普式庚回到了俄羅斯中部他的母親的村莊密哈伊洛夫斯可易（Mikhailovskoe），而在那裏過度了以後的兩年。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的居留期，在一種不得已的寂寞中，傍着大自然，處身於俄羅斯農民之間，便是他一生產量最多的時期，並標誌着他的創造天才的一個重要的演進。最近的研究看出了這一點：普式庚是從這個時期（一八一五年）起纔有拋棄了他一向偏愛的詩的形式傾向的。在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具有一種對於俄羅斯民間的主題的顯著的偏愛，以及民歌之類和舊傳說的音調；這便成為他末期作品中的特點。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普式庚完成了他的長詩吉卜西人。此詩以後，他的天才便斷然決然地從那位英國詩人的影響中解放出來了。同時他寫成了歐根·奧涅庚的第三章，而着手寫第四第五第六章；在這幾章中，他給了我們一批貴族地主生活的肖像和寫照。這樣，這部詩體小說的主要部份便已經告成了。

其後，普式庚從事俄國歷史的仔細的研究，而在一千八百廿五年，在四個月之中，他寫了那部歷史悲

劇鮑里思·高圖洛夫，證明了這一個時期他的才能所達到的高度。用着一種堪和莎士比亞匹配的寫實精神，用着充份的情感和一種極大的結構上的把握，他刻劃出十七世紀末葉俄羅斯的生活。他對於那些劇中人物作了一種深刻而同時又直覺的心理分析，并揭露出那些支配着他們的隱藏的原動力。這部悲劇由莫索爾格斯基（Mossorgsky）譜成歌劇，至今猶爲俄羅斯文學中的最偉大的戲曲傑作。

在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普式庚還在民間節慶中把那些俄國民間歌謠和童話記錄下來，并留意聽他的老女僕阿麗娜·洛第奧諾夫娜（Arina Rodionovna）把那些舊傳說講給他聽。以後，這些都爲他的那些極好的詩體故事的基礎。

在這個時候，首都中發生了歷史上的大事件。在亞歷山大一世逝世後，起了一場騷動，此後尼古拉一世便登了帝位。幾個月之後，秘密結社中的五個首領被處了死刑，其中更有着普式庚的朋友。在審理這些革命黨的時候，普式庚無罪是被證明了，可是在那些犯人的文件中，人們却發現了普式庚的幾首含有自由思想的詩。爲了這個緣故，普式庚的朋友們勸他暫時把請求回京的事情擱起來。

的確，在一千八百廿六年之初，當人們在聖彼得堡大舉搜查的時候，在一位軍官的家裏找到了普式庚感法國詩人昂德萊·式尼艾（Andre Chenier）身世之可哀而寫的幾句詩。在這幾句詩上面，不知道誰寫着這幾個字：「爲十二月十四日而作。」普式庚上書當道，想證明他的無辜，并指出這幾行詩是在騷

動之前長久寫的，是一首經過檢查准許發表的詩中的一部。尼古拉一世召他到莫斯科去。普式庚陪同了一個憲兵，於一千八百廿六年九月八日來到了舊都，立即進宮朝見；尼古拉一世允准他在新舊兩都中居留，並答應他親自檢閱他的作品，可是他同時發了一個命令給警探長本根道夫公爵（Benckendorff）叫他暗暗地監視普式庚。這種監視一直到他逝世纔止。

在流謫了六年之後，來到莫斯科，這在普式庚真是一個凱旋。他便是在這個時期達到了他的光榮的頂點。他的新作悲劇鮑里思·高圖洛夫在莫斯科的文學團體中激起了異口同聲的讚賞。以後的三年，他有時是在莫斯科（他在那裏的一種文學刊物莫斯科信使中發表他的作品），有時是在聖彼得堡，有時離開了這新舊兩都到密哈伊洛夫斯可易或到他的父親的所有地鮑爾第諾（Boldino）村去。他平常總是在秋天旅行的，因為這一季他最感到創作的衝動。在一千八百廿七年普式庚第一次試寫散文。寫了歷史長篇小說彼得大帝的黑奴的最初幾章。這部小說的重要主人公便是他自己的祖先愛諦奧比亞人伊勃拉新。這部異常有興味的作品不幸沒有完成，可是普式庚爲了這部新著而作的種種探討却激起他去研究那維新的時代，而彼得大帝這位偉大的皇帝，又長久地使他心醉。

第二年，在一千八百廿九年，他寫了那篇長詩保爾達伐；在這篇長詩中，彼得大帝和瑞典王查理十二世的角度是以最偉大的場面表現出來的。這篇新的詩作是充滿了愛國精神的；就是在自由思想界間，人

們也疑心普式庚寫了這篇長詩希望得到朝廷的赦免，而其實是錯的。在同一個時期中，普式庚完成了歐根·奧涅庚的第七章，并着手寫第八章。他的私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可是我們如果一分析他的抒情詩作，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心靈是在一種深深的不安狀態中。這個時期的他的一首詩毒樹，由於他的想像的逼真，他的形式之緊湊和明切，他的思想之深刻，是很應該被視為普式庚的一篇傑作的。另一首詩先知，是在稍先一點的時期，在一千八百十六年寫的；這首詩在意象中達到了一種差不多是聖經式的力量，向我們表示出這位「用語言燃燒起人心」的詩人是把他的天稟放到怎樣的高度。我們順便來說一下，這首詩起初是作為政治詩寫出來的，可是他知道檢查者一定不會答應他照原樣發表，所以他把此詩的最後四句改掉，使全詩有了一種哲學的意味。

這時詩人到了三十歲，便對於他的騷動而飄泊無定的生涯開始厭倦起來，他想在結婚之中找一個平靜的安身處。他的有時不認真而短暫，有時強有力而苦痛的戀愛，（一直到此時為止，這便是他的生活的特徵，）歸結到了一種深切的情感。這是對於莫斯科的一位含葩欲放的美麗的少女而發的，她的名字就是娜姐麗·龔卜洛芙娜，普式庚是在一千八百廿八年至一千八百廿九年的冬天認識她的。在春天，普式庚去求婚，可是那少女的父母，因為女兒年紀太輕，加以拒絕。受了這個打擊，普式庚便動身到南方去，在那裏，這時他的兄弟和他的許多朋友都在打仗，他跟着俄羅斯大軍一起越過高加索山，在這次遠征之後，

他用散文寫了他的愛爾賽龍旅行和一些歌詠自然界之美和高加索山鄉人之英勇的詩。

在一千八百廿九年回到了莫斯科之後，普式庚在龔卡洛芙娜小姐的家裏受到了很冷漠的招待。那時他便動身到聖彼得堡去，過度了從一千八百廿九年至一千八百卅年的這一個冬天。在這個時期以前，普式庚曾經好多次去活動求得一張旅行西歐的護照，可是總沒有成功。現在，在苦痛的失望之影響下，長期旅行的希望便愈來愈劇烈了。他向本根道夫伯爵要求允許他到駐北京的俄羅斯公使館去，可惜普式庚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因為亞洲大陸的旅行以及和中國的文化藝術之接觸，無疑地會使他的天才益形豐富，並使他寫出新的傑作來，使人得以就中國之真面目以組成俄羅斯的社會。

因此普式庚便不得不留在聖彼得堡，於一千八百廿九年至一千八百卅年的這一個冬天編一種由他的中學老同學德爾維格（Delvig）男爵發行的新雜誌文學報。普式庚爲這僅出了一年的雜誌所寫的二十篇光景的批評文章，證明了他的精密而獨具隻眼的批評氣質。

可是工作並沒有能夠望住他對於龔卡洛芙娜小姐的深情，於是在一千八百卅年的春天回到莫斯科去，在四月六日又提出了他的請求。這一次，他居然得到了她的父母的允許。在夏盡秋來，他動身到鮑爾第諾村他的父親的所有地去；在那裏因為倍爾加區虎烈刺疫蔓延，他不得不居留了三個月。這一段時期是他一生之中最多產的時期。他接連用散文體寫了五個短篇，題名爲倍爾金故事集。他敏捷驚人地寫

了一篇詩法微妙的詩古羅姆拿，接着又寫了四篇短悲劇，吝嗇的騎士，莫查爾特和利沙里艾，石客和疫病的宴會。這四篇詩體的戲曲，便是普式庚深入過去的時代和分析外國民族心靈的驚人的才幹的極好的例子。此外他還在鮑爾第諾結束了他七年以前在奧代沙開始寫的不朽的詩體小說歐根・奧涅庚。

在這部詩體小說中，（長約五千餘行），普式庚給當代俄國的生活畫了一幅偉大的畫圖。在讀者的眼前，鄉間貴族的顯赫的生活和聖彼得堡的高級社會的熱鬧的生活的光景，都呈現了出來，其中還充滿了美、單純和色彩的豐富的俄羅斯的自然的描寫。這些形成了一個背景，在這背景上面，那些主要的主人公們都是那麼生動地活動着，戀愛着，苦痛着，而他們的名字，現在在俄國已被人拿來用作混名了。我們可以看到那靈魂太早開花，又太早萎謝的主角歐根・奧涅庚，在這個人物之中，普式庚加入了他自己的性格的特點進去；歐根・奧涅庚更是那些天生才具而無用武之地的人的典型，這一個典型的人，以後我們在自萊爾、孟托夫到柴霍夫的一切俄國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我們可以看到那先是奧涅庚的朋友，後是他的仇敵而終於在一場決鬥中被他殺死的理想主義的熱衷的詩人蘭斯基，而這蘭斯基便是在和生活之難堪的現實第一次接觸中隕滅了的。我們可以看到那成為俄羅斯婦女理想的妲蒂婀娜・拉里娜的美麗而動人的影像，她的靈魂的整個深和美是奧涅庚所不能及時瞭解的，我們可以看見那妲蒂婀娜的姊妹，蘭斯基的戀人挑撻的娥兒珈，爲了她的無心的弄嬌作態，她引起了悲劇的結果。我們最後還可

以看見一大批次要的人物，從拉里娜老夫人的乳娘等等起一直到那些很無足重輕的人物爲止；這些人物，普式庚都能用一種明確的特點給與他們一個真實的存在。在行文之中，普式庚還不時插入一些有時是抒情的有時是諷刺的，有時是深切而嚴肅的枝節進去，然而却也絕對不妨礙這詩體小說的通盤結構。

歐根·奧涅庚的外表的形式，也是很出色的。牠證明了普式庚的詩的技巧，爲了寫這篇詩體小說，普式庚創造了一種腳韻與衆不同的十四行的詩節，至今傳爲「奧涅庚體詩節」。靠了這種韻的排列和詩句的內部的韻律，歐根·奧涅庚便有了一種極度的輕逸、柔和和鮮明，而全篇看來牠又是那麼地從容自然，簡直好像是用散文寫的。

從這個時候起，他的工作的性質改變了，而他的作品也更稀少了。普式庚漸漸地常用他那從前用來作歷史研究的他不大愛好的散文形式了。

回到了莫斯科之後，他便在一千八百卅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結了婚。結婚的次年是很幸福的，可是不久之後，夫婦之間的教養和心情之深深的不同，便開始顯露出來了。普式庚夫婦定居在聖彼得堡，在那裏普式庚夫人的古典的美不僅引起了社交界的注意，并且竟引起了沙皇的注意。年輕的普式庚夫人不久便爲這種優閑的生活所迷惑住了。這種生活是需要很多化費的，於是普式庚便不得不東挪西借，日甚一日了。爲要度日起見，他又到外交部去任事，因而得讀檔案，從事彼得大帝時代之研究。這時，爲要補償他的

債務起見，普式庚想出版一種雜誌，可是政府却不與批准。

普式庚在結婚之初寫了一批故事詩，如沙爾當王，司教和他的工役巴爾達（一八三一）。以後四年他又寫了死公主和七位騎士，金魚和金雞。這些作品由於牠們的語言的單純和風格的優美，都使人不勝驚佩。這一個時期最重要的作品是詩劇青銅騎士（一八三二）。在這篇詩劇中普式庚提出了一個至今莫衷一是的命題——個人和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

在一千八百卅三年，爲要對於哥薩克浦加左夫（Pougatcheff）所掀起的暴動作一個歷史的研究起見，普式庚動身到伏爾加東部各省去，因爲在加德鄰二世的時候，那事件便是在那個地方發生的。在回來的時候，他著成了一部專門研究性質的浦加左夫暴動史獻給沙皇。爲了發表這部著作，他接受到政府二萬盧布的津貼。

在這幾年中，普式庚在詩文兩方面都寫了一些十分完美的作品。在詩一方面，有紀念物，秋等，在散文一方面，有歷史故事甲必丹之女和幻想中篇小說鐘形皇后，作風均以明確見稱。此外，普式庚還着手寫埃及之夜和杜勃洛夫斯基。這兩部作品，從牠們的開端看來，是可能被視爲很重要的作品的，然而不幸都沒有寫完。最後，在一千八百卅六年，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朋友的協助，普式庚出版了他的文學雜誌現代人，這雜誌出了三本，他的有些作品便是在這雜誌中第一次發表的。

社交生活的惡勢力越來越窄，特別是在一千八百卅四年以後。在卅五歲的時候，普式庚被派爲宮中內侍。他很知道這個恩寵的隱秘的原因。那就是尼古拉一世要想使普式庚夫人有出入皇宮的便利。再則，這個職分使普式庚又添了許多新的社會上的應酬，并妨礙他努力從事文學。在一千八百卅四年的夏天，普式庚要求辭職去從事檔案的研究。沙皇答應他辭職，可是拒絕他披閱檔案，因此普式庚便不得不告罪并收回辭呈了。第二年他又企圖擺脫那束住他的惡勢力。他請求告一個長假，可是他又得到了一個拒絕。這時他的境況愈來愈糟了。加之在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的那一個冬天，莫斯科來了一個青年的法國人唐德思(d'Antes)做了御林軍的軍官。這位年青的軍官拚命地向普式庚太太進攻。這些都使詩人的心靈狀態失去了平衡。在一千八百卅六年，普式庚以及他的許多朋友都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隱指他的妻子之不貞。普式庚疑心那年青的軍官，便寫信去約他決鬪，可是經朋友調解，事情纔停當下來。唐德思對於普式庚夫人的姊妹凱賽琳·龔卡洛芙娜的戀愛來作爲他的行爲的辯解，接着便向她求婚。凱賽琳是真心地愛着那青年的軍官的，便答應了，於是婚禮便在一千八百卅七年一月廿三日舉行。風潮是平靜了下去，可是普式庚却沒有上當，他認爲這結婚是他的敵人的詭計和無恥行爲，接着他便證實了。唐德思利用着他的聯襟的地位，得到他的繼父荷蘭公使奈凱恩(Nekern)的幫助，仍不斷地做出他的那種可鄙的行爲來。這些的結果便是二月九日的決鬪。普式庚受了重傷，便在兩日後逝世，即一千八百卅七

年二月十日。

普式庚之死顯出了他的聲望之廣博，來瞻仰他的遺體的每天總在一萬人以上。在這些羣衆之間，很少有貴族的代表。當局怕民衆有示威行動，命令把那要在那兒做彌撒的寺院閉了門，并吩咐在擇定的日期的前一天在別一個寺院舉行彌撒。在彌撒完畢之後，棺槨立刻被送到離密哈伊洛夫斯可易五公里，在泊斯可夫省的斯維亞次高斯克（*Swiatogorsk*）修道院去。祇有普式庚的最老的朋友杜格涅夫（*A. I. Tourgenieff*）得到那送柩車去的允許。

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和作家便是這樣地逝世的。他的悲劇的命運可能作爲他的一篇名詩的根基。他的那些有時輕逸而快樂，有時嚴肅而深刻的作品，形成了俄國文化的主要部份。他的天才劃定了以後俄國의思想和文藝之諸大家所走的路。他的那些作品雖則已發表了百餘年，可是至今一點也不失去牠們的時代性。在普式庚死後，別人論他的第一篇文章中，人們稱他爲「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可是我們稱他是俄羅斯文化的太陽，或許是更確切一點吧。

（式采爾巴柯夫作・馬品新譯）

